

一寸相思一寸殇

[霜宸 / 著] [下]

宫花落
断一世浮华

2013年古代言情
必读经典

残酷与温情的
完美结合

什么策马沙场为她闯出一片
天下，什么终老江湖与她一
起寻一片新天地，都是鬼话。

/ 梦三生系列 /



[霜宸 / 著]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
BEIJING YANSHAN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一寸相思一寸殇 / 霜宸著. — 北京: 北京燕山出版社, 2013.5

ISBN 978-7-5402-3159-0

I. ①一… II. ①霜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52095号

一寸相思一寸殇

著 者: 霜 宸

责任编辑: 李瑞芳 夏 艳

封面设计: 心研视觉M.Vision

出版发行: 北京燕山出版社有限公司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陶然亭路53号

邮 编: 100054

电话传真: 010-65240430

印 刷: 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开 本: 700mm×980mm 1/16

字 数: 621千字

印 张: 38

版 别: 2013年8月北京第1版

印 次: 2013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02-3159-0

定 价: 52.80元(全两册)
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 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: 010—82069336



第二十章 陷阱 · 001

第二十一章 下风 · 016

第二十二章 诱杀 · 032

第二十三章 后位 · 052

第❖卷 浮雾凝霜终悔醒 生死决绝止此眠

第二十四章 委蛇 · 073

第二十五章 谋局 · 088

第二十六章 圣宠 · 108

第二十七章 谋乱 · 127

第二十八章 醒悟 · 153

第二十九章 线索 · 169



第三十章 嫌隙 · 186

第三十一章 决裂 · 200

第三十二章 攻杀 · 230

第三十三章 送子 · 249

第三十四章 决断 · 261

第三十五章 宫破 · 277

尾 声 · 291

番 外 · 297



过了七八日，又下了一场雪，不比月前的鹅毛大雪，这回只是星星点点的，不过连着下了一日一夜，倒也积出寸许高，踩在脚下只有少许凉意，要不是脚下传来“嘎吱”的踩雪声，倒像是踩在一层软垫上。

鱼凤上了玉阶，在檐下将伞上的雪花抖落，又抖了抖暗绿斗篷，招呼几个小太监拍了三只大木箱子进去。殿内，蕊仪正斜靠在榻上，满月和萱娘分坐左右，各自手捧账册，轮流念着。

“娘娘不想伤眼睛，却劳累了她们俩。”鱼凤笑着打趣道。三只箱子在墙根上落了地，小太监们躬身退了出去。

“调皮。”蕊仪微微抬眼，不以为意，懒懒地打了个哈欠。

“娘娘不是怕伤了眼睛，是怕小皇子染了铜臭味。”萱娘笑道，无可奈何地看了蕊仪一眼。大到出去走动，小到一册书、一句话，她都更在意了，听说要当娘的都是这样，不出奇。

满月“就是就是”地应和了几句。蕊仪笑了笑，这里萱娘最年长，鱼凤次之，因此最晓事的也是萱娘，“我瞧着过完了年，该给萱娘找婆家了。”

“啪”的一声，账册落了地，萱娘惊讶得僵住了，她到底做错了什么，让蕊仪想打发了她？鱼凤也不明就里，只有满月一张圆脸憋得鼓鼓的，过了一会儿终于忍不住了，笑出声来，“那时萱娘被关在仪鸾殿，娘娘想不出别的法子，就说



找个有门路的，把萱娘娶了。”

鱼凤恍然大悟，暗感蕊仪为人着想，以她为主确实有福。萱娘了然，心里热乎乎的，又想到丽娘，心里的疙瘩慢慢解开了，遂道：“娘娘为奴婢着想，奴婢万分感激。如今奴婢已经脱离了险境，娘娘就别再提了，奴婢愿意一辈子伺候娘娘。”

真想一辈子伺候她？蕊仪不信不到一年的光景萱娘就跟自己有了如此深的主仆之情，就是满月，若寻到了如意郎君，怕也是娇羞着推托几次就应了。萱娘许是在担心丽娘。当初她以丽娘相要挟，虽说是全了丽娘的恋慕之心，但的确有些不近人情。

“我不是贵妃，你也不是蕴溪。”蕊仪神色中带了些郑重，别有所指地道，“过去的事就不必在意了。”

满月知道此中缘由，见萱娘低着头若有所思，忙紧张地拉了拉萱娘衣襟，道：“娘娘说话算话，你就别老记着了。”

鱼凤不知当中原委，暗暗揣测着许是二人原先红过脸，故怕二人又闹起来，于是看向那三只箱子，话锋一转：“娘娘，家兄从幽州捎了些东西来，让奴婢孝敬娘娘，大多是当地产的，也有些是契丹人的，娘娘要不要看看？”

“不是不准捎东西吗？”蕊仪这才看到那三只箱子，起了警觉，不知这究竟是魏崇城送的还是嗣源。

“请娘娘放心，都是家兄自己采买的，想着娘娘对奴婢关照有加，就送来了。”鱼凤会意地笑道，依次打开箱盖。

前两箱是锦缎，一箱是纯色的，挑不出一丝驳色的地方，另一箱则已被绣娘的巧手绣上了各色花式，大多是牡丹。最后一箱都是未经打磨的珠玉，要么颜色鲜艳，要么晶莹剔透。

蕊仪起身细细看了一遍，越来越不安。这哪里是魏崇城的手笔？第一箱倒也罢了，后两箱处处应着她的喜好。她爱牡丹，衣料上便全是牡丹，各种形色，也不知花了多少心思。她说过想自己画样子打步摇、串链子，那些珠玉就都是毫无雕琢的。

蕊仪看了看鱼凤，想从她眼中看出她究竟知不知情，淡淡地说：“魏将军军务繁忙，还张罗这些，真是费心了，以后不必麻烦了。”

“听说只是交代了几句，都是管家办的货，娘娘不必放在心上。”鱼凤笑

道，丹凤眼笑盈盈的，不像有假。

也罢，不再有下次就成了，蕊仪笑了笑，让她代自己道谢。她回到榻上，接着听账目，她面上听得认真，思绪却已到了李嗣源身上。无论如何都得见上一面，先是李存渥的挑拨，再是他看似隐晦、实则明目张胆的关切，都不是好兆头。

可是，她微微一笑，略带了些酸楚。桃林中的两道亲昵身影犹在眼前，嗣源既与平都如胶似漆，这份关切也就不同往日了，大体只是全了一份故人的情谊吧，她不应该再放在心上了。

“娘娘，皇上说后天就回洛阳宫，是不是该收拾一下了？”顺喜小跑着低头进来，讨喜地道。

蕊仪愣了一下，一细想，可不是该回去了？一来，眼瞅着要过年了，在行宫里张罗未免鞭长莫及；二来，嗣源已经回了洛阳，李存勖要问他军务，也要封他为太尉。

“你跟满月一道，多找几个人，顺便把东西理理。”蕊仪应道，这几日梳月宫里多了不少东西，好些都是梓娇送来的，说是让她看看好不好，好些过年的时候能用得上。

满月起身嘟着嘴，抱怨道：“贵妃娘娘也真是的，娘娘这儿又不是库房，什么东西都往这儿拿，这儿又不是宫里，地方大，临了也不用怎么搬动。她现在拿过来，还得往宫里搬。”

“多装几辆马车就是了，这种时候犯不着计较这些。”蕊仪苦笑道。又吩咐了几个宫女帮着弄。

蕊仪重新掂量起那三箱东西，想了想，挑了几匹分赠了梓娇和蕊瑶，这才放心地都收了起来。这些天她一直没有见到蕊瑶，想趁着送东西到如意馆坐坐，可又怕梳月宫里的东西出了纰漏，只得派了萱娘前往。

萱娘回来只说蕊瑶昨夜和李存勖把酒言欢直到三更天，才刚刚醒来，别的半句没有提到。蕊仪听了知道她还在怪自己，不免开始琢磨回宫后如何弥补二人间的嫌隙，想来想去，只得自己伏小做低了。

算了，就迁就蕊瑶一次，何况自己有错在先。当初若是她好好跟蕊瑶说，蕊瑶也未必不答应。她们若是能各退一步，事情也就过去了。

“娘娘，蕴溪姑娘来了。”鱼凤把人迎了进来。



蕴溪捧着一只匣子，上面描金绘凤，异常高贵华丽。她施了一礼，将匣子放在桌上，慢慢地打开，里面竟是八颗一般大小的夜明珠，颗颗都有半个鸡蛋大小。

“贵妃娘娘新得些珠子，正好八颗，说是算上自己，如今宫中恰有八位姐妹，想着拿出来，等年节上每人分上一颗，也让大家高兴高兴。”蕴溪笑道。

拿到手中一一检视了一番，货真价实，蕊仪手上不着痕迹地一颤，这不会是李存勖赏的，要是，梓娇有一万个胆子也不敢拿出来送人。那又有谁会送她这么名贵的东西？若不是送的，就是她自己买的，可把她全部身家加在一块儿也值不了这价钱。

“贵妃娘娘说，她是个粗心大意的，怕路上弄丢了，索性让淑妃娘娘一起收着。”蕴溪笑道，垂下含笑的眼眸，默默地等着蕊仪应承。

“如此名贵的夜明珠，要置办也应从库里拿钱。姐姐如此破费，倒让本宫和各位姐妹为难了。还是拿回去吧，这么好的东西贵妃姐姐自己留着用，年节上的本宫再置办。”蕊仪笑言挡了回去。

蕴溪为难地摇头，很是害怕，着急地说：“来之前贵妃娘娘特意交代了，让娘娘一定要收下。贵妃娘娘说，把年节上的事都推给娘娘已经很过意不去了，要是娘娘再不收下，她就没脸了。”

“那本宫就收下了。萱娘，记下来。”蕊仪给萱娘使了个眼色，不能让梓娇没面子，也不能出纰漏。

“是。”萱娘应声拿了纸笔，特意在蕴溪看得清楚的地方，一字一句地记下。

蕴溪没仔细看，舒了口气笑道：“娘娘收下就好。贵妃娘娘说了，都是为了过好这个年，请娘娘不必放在心上。”

又留着用了碗冰糖银耳汤，蕴溪连声谢着回去了。蕊仪看着那八颗夜明珠，心里还有些不踏实，“贵妃就算倾尽所有，也未必能置办这些。”

“也许贵妃这些年有些积蓄。”萱娘接过匣子，笑道，“这又不是巫蛊之物，收好便罢。”

鱼凤过来检视了一下，也道：“别近身就是了，也许贵妃只是想让面子上过得去，也想收买人心。”

“也对，只要不出错，我脸上也有光。”蕊仪点点头，声音加重了些，“好生看着，不能出一点差错。”她倒要看看梓娇究竟还能弄出什么花样。

起行那日天终于晴了，钦天监的人说之后不会再有大雪，加之来衍藻宫时路上颇不顺遂，这回早已派人清了积雪，想必不用大半日便能到洛阳宫。韩靖远坐于马上，嘴里呼着白气，远望着前方平直的官道。

“父亲很担心你，怕你累着了，伤了身子。”隔着马车，韩靖远目不斜视地道。

“我会留心的，你跟父亲也别太担心了。”蕊仪轻道，低头一笑，这孩子很乖巧。

“那日还跟父亲说，你只管照顾好自己的身子就好，何必惹这些烦心事，你猜父亲怎么说？”韩靖远自嘲地笑了笑，瞥了眼紧闭的马车窗户，“父亲说，即使诞下的是小皇子，和刘贵妃也不过是各执一子，若不在这时主理后宫，让人信服，到时也许还会再起波澜。”

尽管外面的马蹄声掩住了语声，可还是不该在此谈论。蕊仪微微一笑，岔开话：“如今你做了捧圣军副统领，日后冯统领去军中效力，你就是统领了。三哥知道了，一定不好受。”

“他也要父亲帮着谋个差事，可父亲不肯。”韩靖远无奈地叹了一口气。韩家这一代唯有他们两个男丁，都不是为将为臣的好材料，他入军中已是勉强，更别提韩靖烈。父亲也是不想韩靖烈招风惹雨，才只给了他几间商号打理。

韩靖烈自小顽劣，也难怪如今得不到器重，蕊仪也不打算帮他，只道：“我怕他眼红，再在叔叔、伯伯面前搬弄是非。”

“我心里有数。”韩靖远轻道。蕊仪入了宫，还在担心府里是否太平。

行了大半日，进了洛阳城门，一早清了道，路上颇为冷清。远处的道旁传来一阵砌砖堆瓦的声响，蕊仪轻敲了敲窗户，问道：“什么人起府第弄这么大动静？”

“是太尉府，皇上亲笔题的金匾，赐给中书令大人的。若论荣宠，他如今是朝堂上的头一份，你可放心了？”韩靖远低声道，带着些许羡慕。

“他原就该如此。以后他能关照咱们韩家一二，也不枉往日的交情。我在宫里多有不便，你替我问候他一声。”蕊仪声音平平的，有些刻意。为了不再让李存勖猜忌，同在洛阳也不能见上一面，就是平都，同在衍藻宫，也只能远远地寒暄两句。



这让她如何传出话去？她不知该不该再让韩靖远传话，此事可大可小，连累了她，怕再不能如上次那般善了。

“他没有到洛阳，去了魏州。”韩靖远语出惊人，有些事还是决定提个醒，“皇上已经下旨催了几次，可魏州军务废弛，他坚持整顿了魏州军才回洛阳。皇上也说了，等他回来再颁旨封太尉。”

“有武痴，有书痴，他这算什么？”蕊仪调侃了一句。不知嗣源是听到了风声，还是魏州真出了事。她也不知李存勖是不是已经设了局，或是究竟把李存渥的话置于何地。

若然已经布了局，嗣源的确不该回来，在魏州静观其变正是上策。若然李存勖尚未动手，那嗣源此举无异于坐实了李存渥的话。左右为难，到底该怎么办？蕊仪攥紧了膝上的薄被，无论如何都要传出消息去。

进了宫门，李存勖的御驾直往贞观殿而去，剩下三人也下了马车，换辇而行。蕊瑶从马车上下来，揉了揉额角，慵懒地道：“累坏了，先回宫去，就不陪二位了。”

梓娇客套地笑笑，不满她的无礼，却强忍了下来。蕊仪笑了笑，唤住蕊瑶，低声道：“回头到我宫里坐坐，宫里事多，我一个人料理不过来，想让你帮帮我。本来这崭露头角的事，就该是姐妹同心的。”

美眸一扬，蕊瑶瞥了眼已然上了步辇的梓娇，道：“姐姐不必担心，自有人与你分担，我这无用的人去了，只会给你添乱。”

“胡说什么！这宫里有几个比你伶俐的？就别跟我置气了，不是说好了，不提以前的事了吗？”蕊仪赔笑道。蕊瑶生起气来，除非她自己愿意，不然谁都不能把她拧回来。

蕊瑶笑了笑，一手扶着棋芳的手臂，想要上辇，“我也不想提那些事，可是有些人出尔反尔，还和外人合伙对付自家姐妹，由不得我不想。”她在辇上坐好了，看也不看蕊仪一眼，“我累了，姐姐有话改日再说好了。”

步辇就这么从眼皮子底下过去了，蕊仪尴尬地站在那儿。萱娘、鱼凤一左一右地扶她上辇，连声催促着，生怕她受了凉。回了丽春台，发现地龙一早烧得火热，这个时辰该用的补药也熬好了，众人脸上的笑意远胜于离宫之前，想必她主理后宫之事已经传开了。

“那些珠子可放好了？”蕊仪不忘提醒。

“在这儿呢。”萱娘打开匣子给她看了看，收在一只上了锁的箱子里，“奴婢每日都会查看，请娘娘放心。”

鱼凤把一叠账册放在书案上，笑道：“账册都在这儿了，等娘娘歇过来了再看。”她顿了一下，又道，“那些衣料放着也是放着，不如让尚服局做些衣裳。还有那些珠玉，奴婢知道娘娘以前画了不少样子，不如也趁早雕琢了。”

“你做主吧，样子在架子上。”蕊仪笑了笑，放在那儿不动，倒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了，不如平常视之。

天色渐暗，整个洛阳宫也慢慢静了下来。夜幕仿佛一张大网，也仿佛一项无边无际的屋檐，这屋檐下的每一个人都各有各的心事，各有各的筹谋。忙里忙外的，不外乎为了一张脸、几分利，再或是一份情，只是能不能如愿，就全凭各人的本事了。

有时候进一步未必是福，退一步也未必是祸，有些事情早有定数，再如何费尽心思也只是在一个早已成形的旋涡中打转而已，力道被卸了去，只能滑向深渊。

离过年的日子越来越近，各宫各局、有差事没差事的都忙碌了起来，各宫里的妃嫔更是使尽了招数，想让自己宫里为之一新。相比之下，丽春台的局面倒是要乱一些，前殿里摆了几张桌子，算盘打得当当响。

这日赵瑜茵、郑娴巧、蓝坠儿和丽娘都来了，先请了安，又忙不迭地奉上一连串的问候，什么“娘娘有了身孕，还如此操劳”，什么“大家都愧对皇上”，不过是些官话，没几句就应付完了。

“姐妹几个来，也是想看看还有什么能帮上娘娘的，娘娘若有吩咐，尽管示下。”郑娴巧体贴地道。

别添乱就行了，蕊仪暗想，面上却笑得欢畅，“几位妹妹有心了，凡事都有规矩在前，本宫也只是吩咐下去，好在她们几个用心办事，也没什么好劳心的。”

“娘娘主理后宫有方，又怀了小皇子，臣妾几个是既羡慕，又佩服，都想跟在娘娘身边学学，日后也能派上用场。”赵瑜茵讨好地笑道。她只是个才人，虽说弹得一手好琴，可这些人哪个不会琴棋书画？以后能攀上一个主位，也算是背靠大树好乘凉了。



蕊仪和善地一笑，道：“几位妹妹若是有心，就说到时该用哪些歌舞，该谱哪些新曲。”她右眼皮跳了跳，不知怎么，今天已不是第一次了。

歌舞之事赵瑜茵最为精通，其次是蓝坠儿，没一会儿这二人就把住了话头，说了一会儿倒是有些新见解。蓝坠儿眼珠子一转，笑道：“臣妾觉着不如从魏州请个歌舞班子，皇上和几位娘娘原在魏州多年，如今进了宫，心里都难免想念。”

蓝坠儿在做敏舒侍女之前，正是在一个当红的歌舞班子里端茶倒水，这会儿说出这样的话，众人都难免侧目。郑娴巧规矩惯了，皱了皱眉，“宫外的东西，总不成体统。”

“本宫瞧着倒好，皇上思故，而且也该有些新样子了。”蕊仪笑道，转而看了萱娘一眼，“贵妃娘娘和本宫给各位妹妹也备了年礼，只望着各位能看得入眼。”

“娘娘过谦了，娘娘和贵妃娘娘选的，错不了。”赵瑜茵巴结着，其他几人也附和了几句。

梓娇备的夜明珠，蕊仪则给每人一匹上等的蜀锦。萱娘笑了笑，有礼地道：“娘娘给大家备的蜀锦，只是不知各位娘娘喜欢什么花色。娘娘的意思是，各位娘娘可以先挑，到时按各位的喜好送过去。”

众人皆喜，七嘴八舌地说蕊仪体贴，萱娘顺势道：“各位娘娘请跟奴婢来，蜀锦都在后殿里。”

这回置办的蜀锦每种花色都有三匹，即使她们看上了同一花色，也可以都顾及到。蕊仪放心地微微一笑，等她们去了后殿，便唤了鱼凤过来：“给韩府的东西可都预备好了？”

“都准备好了，只是不知娘娘想明面上赏下去，还是私下里送出去？”鱼凤轻问。

若是走明路，未免太贵重了，惹人非议；若是都私下里送出去，又怕被人知道了，诬她私运宫中物品。这些东西大多是手下铺子搜罗上来的，打从入宫就不断地送进来，原本送进宫只是让她过过目，早知如此还不如让他们绘了样子送进来，把东西都留在宫外。

“宫里记了档的，就明面上赏下去；我自己搜罗来的，就暗地里送出去。”蕊仪重重地呼了口气，“你不会觉着我太看重这些铜臭之物，什么好东西都想往

家里搬吧？”

鱼凤摇摇头，道：“韩家是名门望族，韩大人和韩副统领也必不是看重这些人。娘娘如此，是想让人明白娘娘如今圣宠正隆，这一是给外人看，二是给韩府上上下下看。”

蕊仪道：“也不瞞你，我在家中时并不是跟每一个人都处得好。三哥和几位叔叔伯伯都不满我执掌韩家家业，如今韩氏一门两女入宫，可后位只有一个，他们心底里到底在想什么已是不言自明。我这么做，也是望他们能识时务，大家不要闹僵了。”

“奴婢明白娘娘的苦心，奴婢这就去安排。”鱼凤感慨地应道。

福儿低头进来，和鱼凤擦身而过，向蕊仪通报：“贤妃娘娘来看娘娘了。”她掂了掂手上的碎银子，“还赏了奴婢。”

“赏你就收着，快过年了，你们的荷包也该鼓一鼓了。”蕊仪笑道，让她迎敏舒进来。

敏舒笑道：“妹妹劳累了，我躲了这么些日子，实在过意不去。不知妹妹这儿可还有要帮忙的，端茶、倒水、扫地都成。”

“这些事哪敢劳烦？你要是真心想帮我，就帮我看看那些宫灯上绘的样子。按旧例每年都是素纸和红纸，我觉着太板正，今年索性在上面绘些花样。你懂书画，一会儿帮我看看。”蕊仪笑道。凡事不能太过大包大揽了，只要不触及主干，旁枝末节的小事不妨让她们出出主意。以后她也会禀明李存勖，决不贪功，让人看看后宫和乐的场面。

“好主意。”敏舒笑叹道，一副迫不及待的样子，“要是妹妹不忙，我现在能看看吗？”

“我这就让人拿过来。”蕊仪唤了满月进来，正要吩咐，却被敏舒打断了。

“给宫灯画样子，还要看宫灯本身的样子和纸质，搬来搬去的，也怕弄坏了。况且妹妹这儿忙，就不再添乱了，我自己去看就成。”敏舒体贴地道。

“满月，送贤妃娘娘过去。”蕊仪颌首。东西也在后殿，只是和放蜀锦的地方相邻。

敏舒摆摆手，歉意地看了她们一眼，“妹妹身边离不开人，满月姑娘还是留下服侍妹妹吧，随便找个人带我过去就是了。”

蕊仪笑了笑：“那儿有些乱，换了别人未必找得到，还是让她送姐姐过



去，快些回来就是了。”

“这没什么，慢慢找就是，我是个闲人，有的是工夫。”敏舒就是不肯让满月跟去。

蕊仪也不好勉强，“福儿，你送贤妃娘娘到后殿，好茶伺候着，再叫两个人帮娘娘挪东西。”

福儿应了，敏舒温和地朝福儿笑笑，“那就有劳福儿姑娘了。妹妹无事时也多歇歇，自己累了不打紧，不能累着了肚子里的小皇子。”

蕊仪笑着颌首。昨日冯立仁、崔敏正一齐给她诊脉，诊出腹中胎儿是位小皇子。消息一下子传遍了六宫，恭贺、羡慕、嫉妒接踵而来。她一面欣喜自己有了依靠，一面也更加小心谨慎。

这个年还是赶紧过了吧，让这些琐事快些去了，也好把心思全放在将要到来的小皇子身上。

三日后，年节上的事大局已定。宫灯都已换上了，各宫要铺要挂的毯子、幔帐和各人按品阶新做的宫装也都已经发了下去。歌舞班子也已经找好了，台柱子是个十九岁的苏州姑娘，姓黄，听说不仅舞艺惊人，嗓子也是一绝。

众人得了这个消息，不免多了几分担心，如此年纪、样貌，如此舞技、歌喉，说不定年一过，宫里又会多一位娘娘。可越是担心，众人越不会说出来，大家心里都跟明镜似的，谁先吃了这飞醋，谁就先要遭殃。

丽春台总算比前些日子安静了些，可以料理些自己的事了。蕊仪在后殿点了点要送回韩家的东西，要明面上赏下去的已经搬到前殿，这些都是私下里要赐下去的。

其实有福儿和鱼凤陪着，蕊仪也不必亲自点算，只是坐在一旁，看着她们将箱中的东西和册子上的名目一一对照。

“娘娘，几位娘娘都来了。”满月不明白为什么一下子这么多人都来了，脸上露出担忧之色。

察觉到她面色不对，蕊仪问道：“贵妃和贤妃也都来了？”

满月点点头：“贵妃娘娘无意间和几位娘娘说了夜明珠的事，几位娘娘好奇，贵妃娘娘就带她们来，想先看上一眼。”

“净添乱。”蕊仪叹了一声，回头道，“把那匣珠子拿上，有人要看看。”

鱼凤低头麻利地从一旁的箱子里取出匣子，紧跟其后，暗怨梓娇多事，眼瞅着再过两日就要颁赏了，这点耐性都没有，只想着显摆，真真是俗气。

“贵妃姐姐请上座。”蕊仪笑道，自己拣了右下手的位子，如今她的位分仅次于梓娇，敏舒也只能坐在她左边的位子上。

梓娇目中含笑，视线一一扫过诸人，低笑了两声，“本宫跟她们说前些日子送了匣珠子到妹妹这儿，留着过年的时候再赏下来。她们一听是夜明珠，都要来看看，劳烦了妹妹，妹妹可别见怪。”

要看夜明珠，又端起了贵妃架子，是怕她贪了珠子，又用这些珠子收买人心吗？蕊仪笑了笑，像是丝毫不以为意，道：“姐姐要看，还不是一句话的事？尤其这也不怪姐姐，前些天臣妾也跟她们说了，那么大的夜明珠，大概她们也好奇。”

众人低下头，不大好意思的样子，赵瑜茵抢着道：“大伙儿眼底子浅，贵妃姐姐一提，就都来了。”

“鱼凤，把姐姐的宝贝给大家看看。”蕊仪吩咐道。鱼凤打开匣子，走到殿内偏暗的地方，八颗夜明珠熠熠生辉。蕊仪笑看了一眼，道：“姐姐为了这些珠子真是煞费苦心，姐姐这样疼咱们几个姐妹，大伙儿可一定要好生谢谢姐姐。”

蕊瑶坐在后面，一直默不作声，此时拿眼角瞥了匣子一眼，幽幽地叹了口气，道：“这样好的成色，定是费了很多心思，要不怎么能张罗得来？”语罢，还瞥了蕊仪一眼。

心头一冷，蕊仪垂眸不语。她步步为营、如履薄冰的时候，蕊瑶却还是这副调调。这话暗指梓娇出身贫寒，依照梓娇的性子，难免不责难。她暗想着化解的法子，刚要开口，却发觉梓娇竟丝毫没有动气。是在装大度吗？她等着看下去。

“几位妹妹喜欢就好。”梓娇笑着起身，来到鱼凤跟前，接过匣子，拿起当中一颗到光下看着，“八颗都是一般大的，一点瑕疵都没有……”

梓娇忽然停了下来，猛地把珠子放进匣子里，又立刻拿起另一颗，又放下，再拿起一颗，语中带了些颤音，难以置信地道：“这不是本宫送来的珠子！”

“这怎么可能？”蕊仪眉心一紧，难道这就是梓娇设的局？难怪她方才不跟蕊瑶计较，“八颗夜明珠大小、成色都是明明白白记了档的，这些天臣妾也一直让人小心照看，断不会出错。”她看了蕴溪一眼，“蕴溪那日交给臣妾的就是这些，姐姐不信，可以再让蕴溪看看。”



“你来看看。”梓娇面色阴沉，冷笑着看着蕊仪。

蕴溪一一检视了，低着头，不敢看蕊仪，“这不是奴婢送来的珠子，奴婢送来的晶亮如白玉，而此珠却有些发黄。不信娘娘请看，这儿还有两颗是钻了孔的。”

蕊仪慌忙上前，一颗一颗检视着，手上颤抖得越来越厉害，“不可能，臣妾一直让人小心看守着。”她看向鱼凤，声音微颤，“东西一直交你和萱娘看管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如有半句虚言，本宫定不轻饶。”

萱娘刚好进来，手上一颤，茶洒到了漆盘里，急道：“娘娘，奴婢一直帮鱼凤看着，奴婢和鱼凤都是清白的。”

鱼凤跪下，表明心志：“东西一直都放在后殿，每次有人出入，奴婢和萱娘都必有一人相随。而且这些天，除了运宫灯罩子出去，旁的都是有进无出，绝不会有错。”

“那也真是怪了，东西好好地放在那儿，没人动过，怎么就能老母鸡变鸭了？”蓝坠儿声音虽低，此时听起来却分外刺耳。

目光一动，警告地看了她一眼，蕊仪语气和缓，“既然东西不对了，本宫定给各位妹妹一个交代。”她转而看向梓娇，“请容妹妹一日，妹妹定给姐姐一个交代。”

蓝坠儿低下头不说话了，原想着梓娇对自己成见颇深，她转而想依附于蕊仪，没想到又闹了这么一出，也不知蕊仪能不能从中洗脱出来，可是她也不能立马见风使舵，只能静观其变。

丽娘也低着头，眼角不住地瞟向萱娘，此事萱娘牵扯在内，万一错在萱娘，她也就没了这个亲姐妹，当下手脚冰凉。

倒是郑娴巧原是司言，此时难免要正色说上几句：“此事牵扯宫纪，还请淑妃娘娘严查，揪出那些个手脚不干净的，以正宫规。”

“没想到，这丽春台也有手脚不干净的。”赵瑜茵嘴角带了些嘲讽，幸灾乐祸地扫了一眼萱娘和鱼凤，目光最后竟落在蕊仪身上。

蕊仪诧异于她的大胆，蕊瑶心中更是烧起一股无名火，对梓娇和蕊仪之间的关系也起了猜测。她冷笑着瞟了眼赵瑜茵，“赵才人不是原先王府里跟来的，入宫日子又浅，大概还不知道，淑妃娘娘在家里时什么金银珠宝没见过，如何会把几颗珠子看在眼里？”